

人世间

果乡喜事

柳君

农历十月初一，回乡祭祖。一场秋雨洗过，乡村清爽无比。车到村头，我习惯性地把车停到村头，步行进村，希望能与久别乡亲说上几句暖心的话，碰到长辈问个好。

前些日子，胶东不少山村的山堪坡地果园遭遇干旱，媒体报道说是近年来胶东地区降雨量最小的年份。我一直担心，家乡那一堪一坡的山地苹果园，会不会遭受旱情煎熬？

在我的记忆里，缺水的苦楚是刻骨铭心的。早年，南井就是全村的命根子，一村人的饮水全靠担杖到南井挑水。别说浇地，生活用水都极度缺乏。遇上干旱，井水水位往下落，泉眼一不旺，天不亮井沿就排起挑水的队伍。

1980年腊月廿六，是我结婚的日子。当年为准备这场婚礼，我天天晚上深夜上南井去挑水，挑不上几担井水就浑浊了。水不够用怎么办，我忧心忡忡。后来先是借了一辆拖拉机，又在农机公司借了个皮囊，去自来水厂装了满满一皮囊的水，这才算解决了结婚和春节的吃水问题。

也就是在那一年春节后的正月初三，县委、县政府派人来调研，我村的用水情况得到政府高度关注。相关领导当场拍板，决定给俺村安装几个集中取水点，解决全村人畜吃水问题。正月初十就动工，正月底就把自来水引到了村里。从那时起，村民再也不用一根担杖挑两只水桶，一步步挑水吃了。后来，村干部又瞅准时机，顺势把自来水管安装到家家户户。这件往事，直到今天，依旧是老人们闲聊时津津乐道的一桩大事……

久违的村里老伯见了我，一边打招呼，一边笑眯眯地给我解疑释惑，说你不用担心了，如今滴灌爬进果园，旱情影响不大。闻此消息我不由大喜，一定要让老伯带着一起上山看一看。

我们村的果园大多分布在高低错落的山堪坡地，也就是本地人常说的山堪地。苹果树最怕秋旱，如果摘果前久不下雨，而苹果长不大、上色不好表光差，一年的收成就要大打折扣。早年山上成片的苹果园，基本得靠天吃饭。

老伯边走边给我介绍村里情况，说看着果园年年受干旱拖累，前些年村干部挨家挨户商量，提议大伙集资抗旱。集体出大头，各户出小头，从上游范家水塘铺设主管道引水上山，各家的滴灌自己负责。

有的村民手头紧，一时拿不出钱来上滴灌；有的担心翻山开挖管沟难度大，万一引水失败，投进去的钱打了水漂；还有地块偏僻的果农发愁，就算主管铺上山，支管能不能通到自家地里？面对疑虑，村干部没有气馁，一次次坐到村民炕头上，掰开手指细算收成账。苹果是家家户户主要的收入来源，遇上大旱，很可能一年劳作落空。眼下大伙儿齐心凑钱把主管道建起来，往后再也不用起早贪黑抢水浇地。

还有人从外地带回来一本烟台媒体人吴殿彬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《红苹果》一书，上面讲滴灌浇苹果树既简单又节水，把个滴灌接到树上，水就像泉眼一样，一滴一滴滴出来，滴到苹果树根底下，要多大流都可以控制，能节约不少水。

村民心中的疙瘩慢慢解开，愿意参与集资的人越来越多。众人齐心，工程顺利推进，主水管顺着山势开沟入地铺上山头，各家各户在地头高处放上一个大水桶，一桶水就可以浇一大片地，滴灌支管接到各家果园，苹果树也喝上了干净纯净的“自来水”。

粗略统计，全村百分之九十的山地果园都变成可控的水浇地，再也不用人力拉水灌溉。果农来到地头，拧开开关，水珠顺着滴灌缓缓渗出，一点点浸润果树根部。没有大水漫灌的喧嚣，却细水长流滋养果树。即便面对今年这样持续干旱的天气，果树长势依旧旺盛。

一路走一路看，道路同样让我惊讶，非但村中土路变成水泥路，就连山间土路也铺上了水泥。要知道，过去上山可都是泥土小道，狭窄崎岖，雨天满脚泥、晴天一身土，苹果外运只能靠人力推车爬坡，十分费力。硬化后的上山路有三米宽，蜿蜒通向各处果园地头。老伯说，现在开车运苹果，稳稳当当的，苹果擦伤的情况少多了。

回到村中老街，只见早年供销点的连排房子已变成“走读式”敬老院。老人们白天可以来敬老院玩，读书看报，村里特意给敬老院订了《烟台日报》《烟台晚报》。平时他们打打扑克下下棋，吃上一顿中午饭，晚上可以回家住，也可以在敬老院住。老伯见我面露惊奇，笑着问我：“你们城里的老人也都是这样吧？”我说，城里养老可真比不上村里自由啊。

我真实地感受着果乡的变化，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小轿车，虽档次不一，却停放得整整齐齐，差不多户均一辆。这是在外工作的儿女趁着节假日返乡，上山帮父母摘苹果、运苹果。不少年轻人惦记父母摘果搬运辛苦，特意买辆三轮车帮着上山拉果下山运筐。连孙辈也跟着回来，果园里时不时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。汽车拉人，电动三轮跑果园地头，新旧车辆搭配着，成了秋收时节山村一处热闹的风景。

坐在村头老槐树下，秋风从堪坡上吹下来，带着苹果的甜香。我想起南井边排队挑水的清晨，想起结婚前夜那几担浑水，也想起如今地头一拧就渗出的滴灌。一根根水管、一条条山路、一车车红苹果、一辆辆轿车，是乡亲们一年一年、一锹一镐加油干换来的。乡村振兴，说到底是人的振兴——是村干部坐在炕头上掰着手指算账的耐心，是村民凑钱铺管上山的齐心，是果农拧开滴灌开关那一刻的踏实，是敬老院里老人们翻着报纸的安然……我坐在树荫里，只觉得故乡的甜，不只结在苹果上，也淌在水管里，铺在山路上，停在每一户人家的门口。

故乡之韵

林红宾

乡愁使然，我将故乡之韵录制封存在记忆深处，每逢长夜难眠，便取出来饶有兴致地洗耳恭听，那感觉犹如品尝一口陈年佳酿，唇齿留香，荡气回肠。

在我的少年时代，故乡是个七八十户人家的小山村，家家的茅舍就像一群老牛卧在山脚下静静地反刍。乡亲们的说笑声，牛驴骡马的叫声，以及鸡鸣犬吠、鸟啼虫吟等天籁之音组成了美妙动听的故乡之韵，令人百听不厌。

雄鸡是破晓的使者，为了提示主人早早起来劳作，总是恪守时序引颈高歌，惟恐主人没听见，便不厌其烦地催促，故有“春三秋四冬八遍”之说。往往一只领唱，众皆响应，演奏出一支亢奋激越生机盎然的“迎晨序曲”，迎接行将喷薄的旭日，拥抱崭新美好的生活。紫燕在屋檐下呢喃私语，麻雀在房坡上喋喋不休地争论。山村从睡梦中醒来，家家柴门响了，上井挑水的人就络绎不绝了，水筲的吱扭声不绝于耳。鸭子嘎嘎叫着，白鹅粗声大嗓地致意：“嘎勾，嘎勾。”它们相互寒暄着，朝小河赶去。

放牛倌吹起了牛角：“嘟扭，嘟扭……”人们把牛送到河边，让老倌赶上山放牧。牛们哞哞叫着，欢快地朝北山走去。与此同时，羊倌挥动鞭儿，羊儿咩咩欢叫，像一朵白云飘上西岭。

吃罢早饭，车把式从牲口棚里牵出马和骡子，准备套车，调皮的马撒欢长嘶，车把式的长鞭甩得好响。驴们驮粪上山，公驴动辄阔着嗓门大叫：“啊啊啊欧啊欧……”叫声冗长，响彻山旮，隔着一架大山也能听见，可谓牲畜中出名的男高音。山坡上，老农在架牛耕地，回地头时，那号子就如山歌一般：“哇嚎噢哟兮——”牛们听惯了这种粗犷豪放的号子，乖乖地回过头，依旧抻绠拉犁，从不懈怠。有人在梯田里扶耧播种，那咯嗒咯嗒的声声耧铃节奏分明悦耳动听。播下一腔渴盼，播下一片憧憬。生产队的劳力在集体劳作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。

通常一场大雨之后，猪圈里就积满了水，里面会传来小蛤蟆的对唱，雄的叫声为“棍”，雌的发音为“呱”，连起来便是“棍呱棍呱”。传说一对老夫妇下大雨时过河，老翁的拐棍和老妪所带的瓜被水冲走了，老两口不幸溺水而死。他们的魂魄幻化成一对蛤蟆，仍然没忘棍和瓜，逢到下大雨就念叨。这故事编得贴谱，又充满了悲凄，让人生发怜悯之情。这种小蛤蟆四肢细小，肚子挺大，敲其脊梁，它会气得肚子鼓胀，像个小球。蟾蜍不知从什么地方爬出来，趴在那里咕呱地叫，分明在寻找同伴。青蛙顶喜欢下雨天，聚集在水湾里“蝈蝈蝈、呱呱呱”地欢唱，如同在排练丰收锣鼓。

那时，村周围有好多树林，乡亲们习惯称之为树岚子，里面的鸟儿多达二三十种，叫声各异，竞相媲美，南腔北调，流派纷呈，堪称大自然的天才歌手。每当割完小麦，芙蓉花开的时候，树林中就会传出蝉的叫声，这就意味着蝉们开始在这绿意氤氲的夏之歌坛登台亮相，尽情演唱了。

黄昏时节，小河边上、树岚子里、庄稼地里就会传出鸣虫的低吟浅唱，有的如击磬，有的如抚筝，有的如弹琴，有的如吹笙，异曲同工，美妙动听。凡是能唱的小虫都在积极参与，整个原野成为鸣虫的大舞台。

三伏天的夜晚，老少爷们嫌家里闷热，总愿到街上凑堆儿纳凉，家家用麦秸打成草帘，坐在上面能闻到浓郁的麦香。旁边点燃用山胡椒扭成的蒿绳，令蚊蚋不敢近前。大人一边摇着用麦管编成的扇子，一边绘声绘色地给孩子讲故事，声儿低沉，听起来像隔着一层大雨在述说。待大家意兴阑珊，这才呼儿唤女回家睡觉。山娃们的乳名朴实无华，听起来很滑稽，譬如有的叫狗剩，有的叫耧儿，有的叫镰儿，有的叫囤儿，老街旧邻见怪不怪，互不嘲笑，习以为常。

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。狗忠于职守看家护院，只要听到可疑的声音，便煞有介事地狂吠，同类们皆闻讯声援，犬吠声响成一片，见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遂偃旗息鼓，山村又恢复了沉寂。

后来，村里拉上了广播线，有了高音喇叭，大事小情都要广播，譬如谁家的母猪跑在南坡上吃庄稼，再不赶回家就要受处罚，谁家的孩子掉了一只鞋，赶快到大队办公室拿回去。周边村庄的高音喇叭也是这样，十里可闻，交叉回响，信息特别多。有的说街上来了卖鲅鱼的，多少价钱，请速速去买鱼；有的说化肥来了，快到仓库领取……

岁月流逝真如白驹过隙，一晃眼，我来到县城40多年了。随着社会飞速发展，好多故乡的声音消逝了，永远听不到了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，好在我珍藏着这份《故乡之韵》，时常拿出来欣赏，每每这时，乡愁愈发浓郁了。